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2.007

#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凉山彝族灾害文化探究

李家鑫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凉山彝区地貌多样、气候多变的复杂环境,该地区旱、涝、雹、雷、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也孕育了凉山彝族独特的灾害文化。凉山彝族灾害文化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毕摩文献、生产生活等诸多层面。通过加强灾害文化教育不断强化生态观的传承,挖掘彝族灾害文化,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的防灾减灾体系;通过不断发展多元的产业,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为凉山彝族生计的多样化提供新出路,提高减灾抗灾能力,为凉山彝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生态智慧。

**关键词:**凉山彝族;灾害文化;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2-0047-08

## Study of the Disaster Culture of the Liangshan Yi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I Jiix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habitat with diverse geography and climate of the Liangshan Yi region is home to frequent occurr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droughts, floods, hails, thunders, and earthquakes, which has also nurtured the unique disaster culture of the Liangshan Yi people. The disaster culture of the Liangshan Yi peopl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folk beliefs, Bimo literature, and daily work and life.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nheritance of ecological concepts through promoting disaster culture educ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s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syste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ulture. Moreover, it encourages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productions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so as to provide diversified ways of living for Liangshan Yi people,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generate ecological wisdoms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Liangshan Yi regions.

**Keywords:** Liangshan Yi people; disaster cul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成员,在长期与自然环境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灾害文化<sup>[1]</sup>。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深入发掘凉山彝族的灾害文化助推凉山彝区生态文明建设尤为必要。叶宏<sup>[2]</sup>从地方性知识角度对凉山彝区的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进行解读,但从生态文明方面着墨不多。张原等<sup>[3]</sup>认为凉山彝族地区仍然被传承发展的地方性防灾减灾经验构成了当代彝族社会弹性营造的核心在地资源,其所包含的“尔比”等地志学经验智慧有助于民族地区构建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推动绿色发展则为本文提供了思路启迪。本文拟从生态

文明建设视角来进一步探析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形成的环境与具体内容,并进一步探讨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行性。

### 一、凉山彝族的环境与灾害

复杂的地貌和多样的气候造就了凉山彝区独特的环境。独特的环境既为凉山彝族提供了独具特色的自然资源,纷杂多变的灾害不断滞缓凉山彝族的生存发展,并以此为凉山彝族灾害文化的形成培育了土壤。

收稿日期:2022-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中央民族大学项目:中华民族灾害文化的传承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研究(2022MDZL02)。

作者简介:李家鑫(1997—),江西赣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史、彝族历史文献。

### (一)环境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貌尤为复杂,境内多以高山与中山为代表的山地地形为主,兼有山原、丘陵、平坝、盆地等地貌。如《凉山彝族自治州志》记载:“凉山州地处川西南横断山系东北缘,界于四川盆地和云南高原之间,地质地貌复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部高、南部低。”<sup>[4]</sup>就地势而言,大凉山地区海拔较高,但山势舒缓,多绵延起伏的山峦,河谷两岸多有一些面积不大的坝子;小凉山地区海拔高度虽不及大凉山地区,但群峰耸峙,山势陡峭险峻,河谷幽深<sup>[5]</sup>。

凉山彝族居住区可以做平坝河谷区、山区半山区、高山区的划分:一是海拔 1 500 米以下的平坝河谷区,如安宁河谷居住区;二是海拔 1 500—3 000 米以内的半山区,是凉山地区分布广泛的地貌种类,笔者 2022 暑假调研的地点也多是本地貌类型,如美姑县牛牛坝乡等;三是海拔 3 500—5 000 米的高山区,此地形主要分布在昭觉、美姑、甘洛等地区,如木子神山等。

其次是凉山有着丰富多样的气候。凉山州整体以安宁河谷为中间轴,由中部、南部地区逐渐向西北和东北升高,进而变化为诸多山地,由此形成无论是区域地域上还是整体地域上都完整而又层次分明的垂直气候带谱。此外,鉴于凉山地处中纬度地区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导致冬、夏两季的环流形势各有差异,因此凉山的气候亦对应应有分明的干、湿季节界限。

凉山地处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对大气环流的制约,构成凉山气候形成的基础。大幅度起伏的地势条件,使气温、降水等气候要素随海拔高度增加而规律地发生变化,是形成明显的立体气候的根本原因。局部的海拔高度、坡向、坡度变化使气温、降水发生相应的有规律的变化;复杂的地形,改变了凉山垂直气候的基本格局,导致气候的复杂性、多样性。

### (二)自然灾害

脆弱的自然环境和多变的气候使得凉山彝区成为灾害多发的地区。我国通常采用三元三级分类法,将灾害分为自然灾害、环境灾害、人文灾害。其中自然灾害主要划分为:天文灾害、气象灾害、水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等五个种类<sup>[6]</sup>。本文重点讨论的是气象、水文和地质三个类型的灾害。从灾害的影响来看,凉山彝族居住区多发生旱灾、雹灾、冻灾、雷灾等气象灾害,洪灾等水文灾害以及地

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也较大。

第一类是气象灾害。干旱、冰雹、雷电、冻灾等气象灾害是凉山彝区较为常见的气象灾害,气象灾害种类丰富且频繁,灾害发生的涉及面也较大,并带有多灾并发的特点。由于凉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的影响,境内降水不均,干湿季尤为明显,在干季,极容易出现较大围、较高强度的旱灾;雹灾、雷灾等灾害时有发生。

凉山是旱灾频发之地,几乎每年都要遭受不同程度的干旱灾害。从州内多年干旱灾发生情况看,州西南部重于东北部、低海拔重于高海拔,春、夏两旱重于伏旱。春夏干旱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及质量,进而导致玉米农作物减产、歉收。如 2022 年夏季凉山再一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旱灾,据受访人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牛牛坝乡村民 CZH 介绍:“今年就是旱死了。今年的预计只能得一半的产量。”<sup>①</sup>且旱情明显集中在河流下游及河谷地带等低海拔地区,据笔者所调研美姑县、金阳县部分地区来看,玉米均有受旱导致枯黄的现象存在,且金阳玉米受旱程度较美姑更为严重。

自古以来,雹灾就对凉山彝族的生产生活及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凉山毕摩所藏经书中,便有《防雹经》与仪式用以禳解雹灾<sup>[7]</sup>。雹灾在入夏之际以及夏季尤为频繁,且不仅仅单一出现,多伴随有暴雨、狂风等灾害,对凉山彝族的农业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如 1997 年 5 月 4 日,金阳县被冰雹大风袭击,25 000 人受灾,死亡 14 人,失踪 2 人,倒塌房屋 220 间,直接经济损失 525 万元,农作物受灾 2 533 公顷,死亡大牲畜 2350 头,水毁沟渠 15 000 米<sup>[4]</sup>。2022 年 4 月 22 日晚,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冕宁县高阳街道的大石板、石长屯、金叶 3 个社区遭受冰雹灾害,部分刚移栽烟苗不同程度受到损害<sup>[8]</sup>。

冻灾是常见于凉山高寒山区的灾害,主要是因为高寒山区长期的冷空气聚集使其低温状态持续进行,并兼有雨雪天气,使农作物、林木等遭受低温危害,引起植物组织的结冰或丧失生理活力,致其冻伤或死亡。雪灾多发生冬春季的凉山局部山区,既可单独成灾,也可与冻灾等伴随出现。如 2000 年 2 月 22—27 日,普格县境内出现一次强寒潮大雪天气。荞窝镇、普基镇的文坪乡小麦受灾 214.67 公顷,豌豆、胡豆 87.33 公顷、牲畜冻死牛 17 头、羊 182 只、马 3 匹,房屋倒塌 2 间,果树普遍受冻。2001 年 5 月 8 日,美姑县拖木、哈洛两乡受雪灾、低温冷冻,受灾面积 415 公顷,受灾 5 120 人,粮食减产

9吨,死亡牲畜25头,折合经济损失4.6万元。农业直接经济损失3.1万元<sup>[4]213</sup>。

此外,凉山地区还饱受雷灾的困扰,但是就彝族而言,其所畏惧的雷灾并不仅仅是自然的雷电,而是在文化认知上,凉山彝族人认为沾染了与雷电有关的事物极容易患麻风病。首先被雷击中会得麻风,彝语“粗若”,“若”即“中”,重者被击身亡,轻者皮肤被灼伤,彝语称“粗辑”,“辑”即“灼伤”<sup>[9]</sup>。除此之外,居住在雷击过的房子、触碰了雷击过的动植物、喝了雷击过的河水均容易患上麻风。如彝族学者AYTR在访谈时就曾提到:“彝族有这种说法,打雷啊就是那个树,被雷打了,干枯了,劈烂了就不能拿来烧,用了就会得麻风。”<sup>②</sup>

第二类是凉山彝族地区的水文灾害。凉山地区由于干、湿季尤为分明,降水多集中在湿(雨)季(5-10月)。湿季降水多且迅速,使得河流、溪沟水量暴涨,进而形成洪涝灾害。加之干季(11-4月)降水较少,但土壤长期水分蒸发及其当地生态植被固土能力不足,凉山的洪涝灾害多伴随有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由于凉山彝族大多居住在山区和平坝河谷区,常遭受洪涝灾害,但由于距离河流的位置、人口及耕地数量等因素的不同,其受灾的程度也不尽相同。金沙江、雅砻江、西洛河、美姑河、黑水河等属山区且人口、耕地较少的流域,人畜居住、耕地一般集中在山坡上,河边两侧较少,不易受洪水威胁,个别地段虽然较宽,但河岸较高,也不容易受威胁,农作物损失也相对较少。而相关流域内的公路却极易被冲毁,通县公路、乡村公路绝大多数是顺河流而行,险工险段多,防护堤和护坡工程有限,因此年年公路均有地段被冲毁,且损失较大。如靠近雅砻江的盐源县平川镇骡马堡村二组塘房沟,2006年7月14日22时43分突降暴雨,降雨量达50毫米,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死亡15人,失踪1人,直接经济总损失1109万元<sup>[4]204</sup>。昭觉河、西宁河、普雄河、越西河、甘洛河等流域,人口、耕地、城镇较多且集中于河流周边,除个别低洼险段外,由于离河床较高较远,一般程度的洪水对这些地带的城镇、人口不构成威胁,并导致部分农作物受损,但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则会危及昭觉城、西宁镇、会理县城等城镇和村庄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损毁公路、桥梁、防洪设施等基础工程。部分流域如安宁河流域等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最大,致使河床不断淤高,一般程度的洪水即可造成农作物受损,大洪水或特大洪水的受灾范围扩大,损失更为严重。

第三类是凉山彝区的地质灾害。凉山地区所

处的地质构造较为复杂,据《四川省志·地震志》统计,凉山地区分布有冕宁—会理的安宁河断裂带、西昌—巧家的则木河断裂带、中甸—剑川的金沙江断裂带、断裂北起小金河,南到白灵,东达小高山,西至麦加坪,总体形态为向南凸出的半圆弧形的盐源弧形断裂带、洪雅—马边的峨边断裂带、甘洛海棠—昭觉依解拉打的普雄河断裂带、甘洛—竹断裂带等地震断裂带等多条地震断裂带<sup>[11]34-42</sup>。据《凉山彝族自治州志》载,1998年11月19日宁蒗—盐源6.2级地震造成1人死亡、23人重伤、464人轻伤、4700人无家可归,牲畜死亡642头(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637.74万元;2005年8月5日云南会泽—四川会东5.3级地震,造成110097人受灾,1292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6558万元<sup>[4]208</sup>。

泥石流也是凉山地区常见的地质灾害。泥石流的特征是突然暴发,在暴发过程中,偶尔伴随有山谷雷鸣、地面震动、巨石翻滚现象;其浑浊的、急速的洪流,将陡峻山谷斜坡和沟底的泥土、沙石连冲带滚一并冲出沟外,堆积在山口。由于泥石流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常常给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很大危害。1995年6月6日和7月15日,普格县洛乌沟区老鹰岩沟发生两次泥石流,毁坏房屋49幢,死亡5人,直接经济损失1257万元<sup>[4]209</sup>。2017年8月8日,普格县山洪自然灾害造成25人死亡,轻伤4人,在搜救过程中成功救出1人。泥石流共冲毁房屋71间,公路损毁5公里、河道沟渠10公里、安全饮水管道5公里,桥梁5座,水稻受灾90余亩,桑园7余亩,旱地55余亩<sup>[12]</sup>。

错综复杂的地质地貌及纷繁多变的气候变迁构成了凉山彝区独具特色的环境。而灾害既为过程也为事件,结构性与历史性地嵌入在生活世界之中,它不仅能扰动生态的演化系统,也能改造世界的关联方式,并能形塑社会的组织形态,还能生成文化的观念体系,更能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sup>[3]</sup>。凉山彝族的灾害文化孕育于凉山灾害纷繁的生态场域也植根于凉山彝族民众长期与自然相处的生活土壤之中。

## 二、凉山彝族的灾害文化

恶劣的生存环境催生了复杂且多样的灾害。凉山彝族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丰富的灾害文化。这一文化体系主要包括由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组成的民间信仰、毕摩禳灾文献及灾害神话故事、占卜及土方疗法等生产生活经验三个层面。



## (一)民间信仰

凉山彝族民间信仰主要由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灵魂不死的祖先崇拜等具体内容组成。在凉山彝族传统社会,毕摩和苏尼是专门从事宗教仪式的人。彝族分布于广阔的西南边陲,由于时代、地域或支系方言的差异,汉字音译,各不相同,毕摩称“白马”“呗马”等,现大多约定俗成译作“毕摩”。毕摩识彝文,通晓彝经,能歌善唱,办事公正,能力超群,是彝族原始宗教活动中沟通神、鬼、人之间的中介,是彝族原始宗教的传承者、传播者,也是彝族民间宗教仪式的主持者和组织者<sup>[13]84</sup>。“苏尼”是“神选”巫师,以“巫术手段”与鬼神打交道。他们以击鼓跳神、施行巫术、驱鬼治病为本职,不识彝文,不懂彝经,不参加丧葬祭奠、祭祖、祭神灵等仪礼,知识浅薄,社会地位较低<sup>[14]170-171</sup>。从上可知,毕摩是信仰文化的主持者和组织者,换言之,民间信仰文化即毕摩文化。在毕摩组织的信仰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灾害文化。

### 1.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

凉山彝族相信世上有主宰大自然的神灵,这些神灵称“木尔木色”。他们难以理解凉山彝区种种诡异的自然现象,将之归因为“神秘力量”的作用。这亦是“木尔木色”即主宰大自然的神灵来源。

凉山彝族赋予每个有名的大山和高山湖泊都有各自的主宰神的奇幻想象。如金叶琐诺波(黄茅埂)的主宰神是一对黑色的狐狸;“阿洛则俄”(小相岭)的主宰神则是一对鹞鹰;主宰“哎也安哈播”(螺髻山)的神是一对白色的斑鸠。高山湖泊也大都拥有主宰神。如“瓦勒树品”(冕宁彝海)主宰神是一头黄脸的黑牛,而“俄卓树莫”(西昌邛海)主宰神则是一个叫“日兹巴都”的鱼鹰等等。

凉山彝族秉持“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念,尤其是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活动的司物神,这些神灵主宰着大自然的变化。大自然既神秘莫测又性情不定,它既以洪水、瘟疫、地震、冰雹之类的自然灾害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以山川林泽、土地、动植物、水火等自然资源赐福人类。在此情况下,彝族先民将难以阐释的种种现象视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其产生了既崇敬又畏惧的心理,认为只能顺从而不可违背,只有敬畏并取悦之才能免受灾害等惩罚。

### 2.灵魂不死的祖先崇拜

“凉山彝族祖先崇拜是以灵魂不死的观念作为基础”<sup>[14]166</sup>。他们认为,人死魂不灭,在肉身毁灭之后,其灵魂依旧可以对后世的生产生活乃至身体健

康有所影响。人死后,其灵魂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变为鬼怪,游荡人间,经常作祟,危害人们,甚至危害子孙;另一种是经过儿孙们的超度,到一个叫“石木目哈”的地方,与已经死去的祖宗们汇合,永远过着安闲的生活,还时时照拂子孙。在老人死后,其子孙后代需要举行“尼木撮毕”(超度亡灵仪式),将其送往祖界以变成能够帮助儿孙的神灵,从而避免成为鬼魅祸害子孙。

祖宗亡灵中,有的会变成专门收拾鬼怪的“哈撒神”,据说这是一种能够帮助“苏尼”捉拿鬼怪的神灵。当“苏尼”要为人治病驱鬼的时候,就要打着羊皮鼓,呼唤着他的“哈撒神”,请它们来帮助驱鬼、捉鬼,禳灾祛邪。

彝族先民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与强大的自然力作斗争,由于其对于死亡和疾病的不解,朴素地认为在人体内还存在着一个虚无缥缈的灵魂,其可以离开身体自由活动,并且当人死亡以后,灵魂还可以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在彝族先民的认知世界里,逐渐形成了已故者的亡灵可以变成庇佑子孙的善灵(祖灵)并将其送往祖界,与故去的亲人亡灵共同生活,成为庇佑子孙后代的祖妣神。

## (二)毕摩文献与神话故事

### 1.毕摩文献中的灾害文化

凉山彝族地区毕摩经书尤为丰富,为毕摩进行各类宗教仪式如“尼木措毕”、祈福禳灾、治病祛秽等提供了充足的凭证及依据。

在占卜经书方面,凉山彝族毕摩文献中有《占卜书》《历算书》《解邪书》《解鸦语书》《预测失盗书》《占梦书》等预测“占卜”类经书用以预测、解释占卜的卦象。通过占算,来预测天气的阴晴雨雪和庄稼收成的丰歉等,并结合十二属相生来查探被占者患病的病因等,以满足趋吉避凶的心理层面需求。

禳解方面,禳解又称“百解”,即毕摩为人消除各种灾害的祭祀。彝族凡遇械斗失利,家运不顺,疾病缠身,牲畜瘟疫,庄稼遭灾,丧事完结,房屋失火,以及发生不祥之兆等,都必须请毕摩举行相应的百解祭仪,以除祟消灾求保安宁<sup>[13]11</sup>。

凉山彝族禳解经书尤为丰富。彝族认为邪祟容易导致病灾的发生,因此在人疾病缠身时,会请毕摩做仪式并吟诵类似于《驱污除秽经》《祛秽经》《洁净经》等禳解文献祛邪祛祟;若是鬼魂作祟,则会请毕摩吟诵《剿鬼经》《净魂经》等经书来驱逐鬼魂,净化魂魄。禳灾经书中也有专一治疗某种疾病的经书,如《驱癩经》《祛癩经》用以治疗麻风病、《驱疯经》用以治疗莫名疯癫、《驱癆经》用以治疗癆病

(肺结核)等。凉山彝族多数居住在山,常有冰雹,亦有相应的《防雹经》,据被访人RHRH毕摩介绍:“《防雹经》是在每年的春夏之际,(举行)提前防雹的仪式,并念诵《防雹经》。在仪式做完之后,所祈求的地方上空会形成一个‘保护罩’,为当地的居民和庄稼抵挡冰雹,以防冰雹打坏庄稼。”<sup>③</sup>

## 2. 神话故事里的灾害文化

马克思曾如此定义神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sup>[16]113</sup>彝族神话亦然,是彝族先民形象化的征服、支配自然的能力想象,是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后的自然和社会本身。凉山彝族的诸多神话故事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灾害的主体,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著名的洪水神话“洪水漫天地”、支格阿龙“射日射月”和降服雷公以及阿都火把节的由来。

### (1)洪水漫天地

洪水漫天地是彝族的洪灾神话,主要讲述了远古时候恩梯古兹是神之主宰,统治世间万物,人间需向其交租纳税。曲布居木家因为税收的事情与恩梯古兹派来的使者产生了冲突,并打死了使者。恩梯古兹知道后,决定发洪水淹没人间。居木三兄弟去开荒种地时,一位使者根据居木三兄弟的态度,分别教授不同的逃避洪水的办法,最终只有三弟居木热牛幸免于难。最后,居木热牛凭借其在洪水中救下的动物的帮助智娶恩梯古兹的女儿为妻,被后世尊称为“人文始祖”。

洪水漫天地的洪水神话是凉山彝族对于其所经受的自然灾害的夸张解释,是不断被神话的灾害历史记忆,随着年代的更迭、讲述者的不断加工,最终演变成了凉山彝族的创世史诗。通过彝族的洪水神话,我们也可以隐约窥探出彝族经历洪水灾害、驯化动物的生存繁衍的艰辛历程,大水淹没天地时居木三兄弟巧妙应对,居木么子在避灾的时候不断救起动物的过程也正是人类不断驯化动物的见证,彝族先民凭借智慧躲过洪水灾害的洪水神话也是凉山彝族灾害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

### (2)支格阿龙英雄神话

支格阿龙的神话在彝族民间家喻户晓,他射日射月,降服肆意劈打人间万物的雷公和高大无比的食人动物马、鳞等,在毕摩文献中,他与神蟒“巴哈阿芝”、神孔雀“蜀尼维勒”构成一组固定的神图,成为毕摩文献《防癩经》《驱癩经》等与麻风病相关经

书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7]</sup>。

支格阿龙射日射月讲述的是:阿吕居子“来到土尔山顶上,锻银用银锤,锻金用金锤,建造金银房,宰头白阉牛来祭,取出四盘牛内脏,放在房子四角喊。九天喊到晚,喊出六个太阳来。九夜喊到亮,喊出七个月亮来”<sup>[18]21</sup>。日月混乱的出现使人间遭受大旱,“树木被晒枯,只剩火丝达底树。江水被晒干,只剩阿莫署堤水。火丝达底能剩下,是因阿莫署堤来保护。阿莫署堤能剩下,是因火丝达底来保护。草类被晒干,只剩一棵帕切曲。庄稼被晒干,只剩一粒麻种子。家畜被晒死,只剩一只白脚猫。野兽被晒死,只剩一只灰白公獐子”<sup>[18]23</sup>。支格阿龙最后扳着四张神仙弓,搭着四支神仙箭,穿着四套神铠甲,带着四只神猎犬,骑着四匹神仙马,先后站在蕨萁草、地瓜藤、基斯树、竹子、松树上射日射月,但均遭失败。最后,支格阿龙土尔山顶的柏树上射日射月成功<sup>[18]29-31</sup>。

在支格阿龙惩治雷公的民间故事中,支格阿龙路过一个地方,看见有个阿普“一脸穷苦相”,他勒马下鞍上前一打听,听闻世道因为雷公喜怒无常,导致“蒿秆结花椒,草秆结谷穗,公鸡掉下岩,牯牛被鹰叼,磨子被风卷,铁锅被鼠咬,铧口被腐烂。”最后支格阿龙头戴铜帽子,穿起铜蓑衣,左手拿铜兜,右手拿铜棍,降服了雷公。在雷公答应不再劈人后,支格阿龙才把它放了<sup>[19]77-87</sup>。

彝族先民为了求取生存,首先要面对的即是大自然,从大自然中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料。他们希望征服自然,以获得一个适宜生产生活的生存环境,于是便产生了反映他们征服大自然愿望以及征服大自然过程中所积累经验的征服自然神话。支格阿龙英雄神话中,干旱、雷电均被人格化(神格化),凉山彝族通过支格阿龙的神话经历来展现本群体征服自然、应对灾害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彝族先民在生产力低下时期征服自然、征服灾害的大无畏的魄力。

### (3)火把节的由来

除了洪水神话和支格阿龙英雄神话外,还有诸多神话故事反映了人与自然抗争的事实。火把节,又称“都则”,关于火把节的由来曾这样叙述:天上大力士与地上大力士比武,结果天上大力士被地上大力士摔死,其尸首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害虫吃庄稼,以作报复。地上大力士便在六月二十四日晚,扎成许多火把,领着族人点着火把到田间地头烧熏害虫,保住了庄稼,从此,彝族就过火把节<sup>[14]36</sup>。

首先,从火把节的传说中可以看到彝族先民对



于火的朴素认识,凉山彝族盛行火崇拜,认为火是神圣而又纯洁的力量,可以将威胁彝族生存生活的一切因素加以净化或者消除。再者,火把节与彝族地区的虫害颇有联系,火把节一般是每年的农历六月下旬,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和防治关键期,在病虫害防治药尚未普及的时期,用火把驱赶、消灭害虫不失为一种主动抵御灾害的方式。

### (三)生产生活中的灾害文化

除毕摩通过禳灾治病仪式外,当有冰雹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将出现之际,彝族民众则会采取占卜用以预测所测事务的最终走向,亦会采取经书上记载的药物或者请毕摩治疗,从而达到禳灾减灾的目的。

#### 1. 占卜

在许多远古民族的认知中,万物万事灵动且神秘。在动物、植物与人由神灵主宰和掌管的前提下,以约定的方式来与神灵交往,祷告神灵,通过沟通神灵,将人之祸福吉凶尽显于特定的事物之上,再观其像,是远古时期许多民族普遍盛行的文化和认知方式。

占卜是人类在求取生存的过程中为进一步解决难题,趋吉避凶的一种手段。占卜作为彝族巫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彝族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彝族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婚配、丧葬、祭祖、筑屋,还是播种、捕猎、迁徙、破土,甚至彝族古代战争中的穿甲、装弓、执戟、出战等凡彝人生活的种种均要通过占卜来决定自己行动与否,以求预测吉凶,消灾释难。明景泰《云南图经志·曲靖府》记载:彝人“遇有一切大小事,怀疑莫能决者,辄请巫师以鸡骨卜其吉凶”<sup>[20]</sup><sup>120</sup>。彝族的占卜纷繁多样,CZH介绍:像一些大病,他就要采取鸡蛋占卦,羊扇子骨占卦,还有木蒿皮,用刀削好来占卦,这三种占卦,在我们这经常用到的就是鸡蛋占卦,羊扇子骨占卦,还有“sei佑姆”就是用一根棒棒,如果一刀劈下去,劈得顺畅那病人就好得快,但是如果劈得很费事,意思就是这个人的病就很难好。再就是,你去请那个毕摩,生病了的时候,拿着鸡蛋或者羊扇子骨去找毕摩占卦,有的毕摩是在睡觉,你注意到,如果毕摩是在睡觉,就好像说病人的病就有点恼火,如果是站起,坐起,意思就很坚强的那种(病还有得治)。<sup>③</sup>

#### 2. 民间土方治疗

区别于入院就医,凉山彝族民间也形成了本土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凉山彝族古代社会没有专门的医生,其医之职主要由毕摩或苏尼担任,早期的

药方也多见于毕摩文献中,与神鬼知识相混融。凉山彝族认为病本身就是神秘的,由身体之外的看不见、摸不到的原因造成,而且这种原因是以诸多各不相同的方式来被想象的。彝族在与恶劣的环境抗争的过程中,尽管缺医少药,但是彝族先民通过发掘自然中的可供利用的资源,不断积累治疗疾病,抵御灾害的经验。

如《寻药找药经》记载:“壮牛壮羊胆,壮牛壮羊肉,此乃瘦弱药;山谷毒蛇胆,山谷毒蛇肉,此乃疥疮体痒药;田埂青蛙胆,田埂青蛙肉,此乃全身酸痛药,胡椒生汉地,胡椒止痛治伤风;黄姜生汉地,黄姜开胃治腹泻。”<sup>[21]</sup><sup>197</sup>健壮的牛羊的胆和肉可治瘦弱病,毒蛇的胆和肉则是治疥疮、瘙痒的良药,青蛙的胆和肉则是治全身酸痛的药,胡椒用以止痛治伤风,黄姜则用于开胃及治疗腹泻。虽然彝族并未有专门的医生,但形成了朴素的系统的“药——病”治疗体系,上述药物及其对应症状即是例证。

面对彝族的各种疾病,凉山彝族也形成了自己的巫医结合的治疗手段。村民CZH介绍:“但是有拿那个巴骨树的腰腰来蒸,那有些人病了好久不见好,就拿来蒸,用树叶子来扛起蒸,蒸了过后病人的确很感到轻松许多,蒸了之后有好的但是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病人会好,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病。那个蒸,就用巴骨,还有一种毒药毒草,拿来煮,煮了之后拿来铲,烧开了过后,那个毕摩念咒语,把叶子拿到锅头混着白水,属于是排毒功能,以毒攻毒。”<sup>③</sup>

凉山彝族在与恶劣的环境斗争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其特有的灾害文化用以应对生存、生活中的各类困境。在凉山彝族特有的灾害文化中,既有对灾害的禳除、避免,也有对疾病的朴素应对,这充分体现了凉山彝族在适应恶劣环境过程中不断凝结的生存智慧,也反映了凉山彝族对于灾害的朴素认知。

### 三、以灾害文化资鉴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sup>[22]</sup>凉山彝族传统灾害文化在许多方面与当代生态文明特征相吻合,生态文明所提倡的“天人一体”、敬畏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发展观,独特的神山、鬼山森林文化,为在凉山彝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一整套可供参照的价值体系<sup>[23]</sup>。当下凉山彝区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好时期,生态环境的建设不仅影响到当代人的生计,更事关凉山彝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凉山彝族灾

害文化来推进凉山彝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重要意义。

### (一)加强灾害文化教育,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涵括了丰富的灾害文化,其中包括了生态禁忌,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味。禁忌是基于神灵信仰与各种崇拜自然衍生出的文化行为,是构成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以强制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人的观念与言行以及物的行为纳入历史的和社会的轨道中,对于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规范和约束作用<sup>[22][27]</sup>。彝族民众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应当有其相对的轨迹,也就是保持其临界点,一旦超越这个临界状态,事物就会走向反面。为了控制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常态和平衡,便产生了禁忌。被访人 AYTR 说:“它有些是禁忌,有些是教育人。比如说,不能尿尿在水里面,否则后面会被水冲走,这个带有一种告诫的意味。”<sup>②</sup>此禁忌主要是出于对水资源的保护,通过可能发生灾害的告诫来警示彝族民众不要在水源处小便,防止水资源被污染。此外,彝族还要求任何人都不允许在村子周围的树林里砍木,也不得放火,否则就会受到谴责和严惩<sup>[24]</sup>。一方面,在彝族的生态观里,树林是彝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生态基础,因此在敬重树林的心理导向下开发利用树林,并在其中总结出伐木的具体经验,并以此教育下一代。

通过生态禁忌等灾害文化来反向教育彝族民众,以警示告诫的意味来教育民众可为和不可为之事,以此不断给受教者一种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生态禁忌等灾害文化不断循而往复地教育和再教育,进而变成凉山彝族长期实践结晶的地方性知识,这既满足了山川林泽自然发展的生态规律,也是彝族民众“遵循自然规则”的具体体现,更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案例指导。

### (二)科学发掘灾害文化,促进灾害文化转型

凉山彝族的谚语又称为“尔比”,是彝族人民非常喜爱的一种口头文学。它形象生动、想象丰富、词句精练、短小精悍、音韵铿锵、旋律和谐、句式整齐、吟咏上口、易于理解、又易于记诵,因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sup>[25][9]</sup>。彝族谚语是凉山彝族长时间不断适应恶劣环境的智慧结晶,期间蕴含着丰富的禳灾减灾经验,对于构建防灾减灾体系,推广防减灾经验具有实践性意义。

彝族的灾害谚语包括以下几种:一是预测气象

类谚语。如“南风不刮北风刮,寒霜不降冰雪降”<sup>[26][11]</sup>“早晨出红霞,午后下暴雨”“晴转阴,天空出现三朵黑云;阴转晴,天空出现三朵白云”“人脸黄患疾病,天色黄定有雨”“虹出东方要下雨,虹出西方要天晴”“云向北行晴天至,云向南飞雨将到”<sup>[26][162]</sup>,通过掌握各因素的表现及其联系来推测气象的变化,为彝族的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二是农事类谚语,如在农作物耕种方面,耕种时机要求因时制宜,如“腊月积肥,二月出肥,三月种荞”<sup>[18][222]</sup>;在耕种土地方面,尔比强调因地制宜,选择适宜农作物生长特点的地势和土壤,如“地瘠宜甜荞”<sup>[18][221]</sup>“山地三十丘,毁坎为播荞;坝地三十丘,加坎为栽稻”<sup>[18][225]</sup>。三是灾害与农事谚语,将气象表现与庄稼收成丰歉联系起来,如“羊月(农历二月)雪压山,定是丰收年。狗月(农历五月)火烧山。粮食吃不完”<sup>[26][63]</sup>“春常干旱,夏有洪暴;不雨就旱,一雨成灾”<sup>[26][165]</sup>“春天多晴年,五谷自结实;春天多雨年,高山遭毒水”<sup>[18][222]</sup>“晴雨相间呢,鸡饲如沙子;全年晴盛雨,处处挨饥荒”<sup>[18][222]</sup>“夏天落夏雪,五谷脱根蒂;冬天打冬雷,牛羊失生存”<sup>[18][227]</sup>,并认为庄稼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种植庄稼既可保持温饱,又可抵御旱涝:“要想防旱又防涝,山上山下种庄稼。”<sup>[26][150]</sup>

可见,尔比蕴含着丰富的减灾防灾知识,是凉山彝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尔比是凉山彝族对自然灾害与生产生活二者联系的朴素认知,是其通过对自身所处恶劣环境的动态性观察从而得到的对于自然灾害和天气变化的客观规律的总结,对于灾害的发生和禳解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是凉山彝族防灾减灾体系乃至灾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发展多样化产业

生态产品是普惠民生福祉和维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品,其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概念是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广义概念还包括通过清洁生产、循环利用、降耗减排等途径生产的生态农产品、生态工业品等生态标签产品<sup>[27]</sup>。据笔者2022年暑假前往凉山普格、美姑、金阳等地来看,调研地大多耕种方式较为单一,如普格县永安乡周边均密集种植玉米,且多种在山坡上,玉米对于土壤的固化能力不强,一旦发生强降水,暴发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概率极高,因此发展多样化产业,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要推进农业的多样化发展,培育出兼顾

产量和固土能力的生态农产品,从而减少庄稼土地的水土流失甚至形成严重的泥石流;打造绿色生态农业,选择绿色农药化肥,进而推进生态农产品及相关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发掘彝族神话传说中的灾害文化内涵,藉此开发相关的生态、灾害文化产品,通过依靠彝族自己的文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 四、结论

凉山彝族在长期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适应、对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逐步产生了对灾害发生的独特认知及丰富的经验,由此促进凉山彝族灾害文化体系的形成。从民间信仰层面的万物有灵的自然崇

拜到灵魂不死的祖先崇拜,从民间神话故事到创世史诗,从占卜吉凶到治疗疾病,无不体现出凉山彝族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避灾消灾的生态追求。当下凉山彝区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好时期,生态环境的建设不仅影响到当代人的生计,更事关凉山彝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加强灾害文化教育不断强化生态观的传承,为凉山彝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生态智慧,不断挖掘彝族灾害文化,以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的防灾减灾体系;通过不断发展多元的产业,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为凉山彝族生计的多样化提供新出路,以提高其减灾抗灾的能力。但仅仅从民间的灾害文化方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能力远远不够,这亟需官方层面与民间社会合力推进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

#### 注释:

①讲述:RHRH,男,彝族,时间:2022年7月10日,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螺髻山镇特补乡拖红路。

②讲述:AYTR,男,彝族,71岁,时间:2022年8月4日,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火把广场。

③讲述:CZH,男,彝族,时间:2022年7月28日,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牛牛坝乡牛牛坝村。

#### 参考文献:

- [1] 周琼.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J].史学集刊,2021(2):4-10.
- [2] 叶宏.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的减防灾——以彝族尔比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2):147-150.
- [3] 张原,汤芸.栖居环境的地势感知与弹性营造——凉山甘洛彝族地区的地志学考察[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2-100.
- [4]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志(1991-2006)[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
- [5] 《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
- [6] 李树刚.灾害学[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5:8.
- [7] 蔡富莲.凉山彝族毕摩文献《奴图》与彝族对麻风病的认识[J].宗教学研究,2015(3):187-194.
- [8]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地震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4-42.
- [9] 张纯德,龙保贵,朱璐元,等.彝族原始宗教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 [10] 苏克明.凉山彝族哲学与社会思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166.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 [12] 蔡富莲.永恒的英雄:彝族毕摩文献中的支格阿龙与哈依迷古[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1):62-68.
- [13]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第1辑[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
- [14] 沙马打各,阿牛木支.支格阿龙·阿龙捉雷公[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77-87.
- [15] 李春龙.景泰云南图经志·曲靖军民府[M].刘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20.
- [16] 阿牛史日,吉郎伍野.凉山毕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1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 [18] 杨红.凉山彝族生态文化与凉山彝区生态文明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22-25.
- [19] 周锦鹤.彝族文学概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91.
- [21] 杨植森.凉山彝族谚语[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
- [22] 张林波.生态产品概念再定义及其内涵辨析[J].环境科学研究,2021(3):655-660.